



救援攻击式游泳训练

激流之中，他们为每一线生机拼尽全力

首席记者 陈炜芬 记者 徐丽雅

“几乎每次救援都有危险”

“几乎每次救援都有危险”，这是队员们多年来的共同感受。

小溪，是瓯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，分南北两源流经景宁全境，形成“两山夹一水”的峡谷地貌。作为畲乡“母亲河”，小溪在景宁境内蜿蜒124.6公里。江面看似开阔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、漩涡密布，加上河床高低起伏，暗礁与险滩如影随形。

这样的环境，成为救援队的战场。“有人被水围困！”

2022年9月，景宁沙湾镇道化村，一名钓鱼者被困河中央。到达现场时，救援队队长陈一林吃了一惊：河面宽度超过200米，充满汹涌的翻滚流。当时，河水已完全没过被困者脚下的石块，“他距岸边100多米，随时可能被冲走。”救援队决定，驾驶冲锋舟前往救援。

舵手夏亿明和两名队员登上冲锋舟，驶向河中央。到达后，一名队员跳入水中，协助被困者穿上救生衣，另一名队员将他们逐一拉上船。当冲锋舟返回

时，突然一阵颠簸，船上的抛投器被震得咣当作响，随即熄了火。原来，发动机撞上了水里的大石块！

冲锋舟瞬间失控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两名队员迅速用桨稳住舟体，夏亿明再次启动发动机。三人合力，及时避开了前方一个刚形成的翻滚流。几分钟后，四人平安回到岸边。

“冲锋舟一旦失去动力，就会被冲到下流，甚至翻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夏亿明至今都觉得，这是一次“非常惊险”的救援。

为别人的命而“拼命”。用这句话形容救援队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几年前，陈一林也经历过一次他觉得“非常惊险”的救援。一男子在江边玩耍，不小心踏入深水区，失去平衡跌落水下。在岸边休息的陈一林发现后，立即跳进江中，奋力游向落水者。“当时我们的距离大约50米，而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分钟。”他拼命靠近，抓住落水者，将他扛在肩上，“所幸人没事，途中他还吐了一口口水。”上岸后，陈一林精疲力尽，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

“训练，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救援”

救援队里，每个人都身怀“绝技”。

夏春来是“水中飞鱼”，200米距离，他用2分40秒就能触壁，水花溅起的速度都比别人快半拍；黄学鹏臂力惊人，抛出救生绳，隔着十几米能“啪”地落在指定点，又快又准；商良真和柳新春耐力强，长时间的水域救援行动总有他俩的身影；陈雄杰、王福、陈勇、李陈斌是顶尖的舵手，冲锋舟开得像贴水飞行，就连溅起的浪花都透着股利落劲儿……

可就算有一身的本事，队员们训练时也半点不含糊。

五月，气温越来越高，救援队直奔大均乡水上救援培训基地。这里是不可多得的天然急流训练场——9种天然急流像9道关卡，8个训练点藏着各种“陷阱”，漩涡、暗涌、礁石样样不缺，是磨炼真功夫的好地方。

“开始！”指挥员一声令下，队员们扛起冲锋舟就往水里冲。眨眼间，人已跳上舟，马达一响，船头劈开浪花直抵水域深处。突然，舟身猛地翻覆，“嘭”一声扣在水面上。队员们掉进水里，却没半

点慌乱。借助绳索和自身力量，他们快速将冲锋舟翻正——这是模拟冲锋舟在急流里翻船时的自救训练。

活饵救援同样惊险。一名队员扮演被困者，另一名当“活饵”的队员跳进水里，以漂浮绳为防护向被困者游去。一靠近就为对方套上救生衣。在众人牵引协助下，被困者被成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。“这招专门用来对付舟艇无法驶入的复杂水域，速度快得很！”陈一林抹了把脸上的水，眼里闪着光。

抛绳训练更是磨人的活儿。三人一组，手里的绳包甩得“呼呼”响，借着后摆的劲儿往前一送，绳子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，精准落在指定点——必须是溺水者前方1米处，远了近了都不行。为了这1米的准头，队员们的胳膊甩得酸了、麻了。成百上千次练下来，绳包像长了眼睛，瞄哪儿到哪儿。

此外，每天1500米游泳是雷打不动的课目；在急流中练习平稳驾驶，在危险水流里快速脱困，每个动作都练得像是本能反应，无懈可击。

“一定要远离陌生水域”

这支综合应急救援队，是政府用心搭建的“安全防线”——除了水域救援，森林消防、山地救援，都是他们的战场。

当然，成为救援队的一员，并不简单。

“心肺功能得扛住极限考验，耐力得经住长时间折腾，还要熟练掌握各种水域救援技能。”陈一林记得清楚，2021年1月组队时，从发布招募令到30人集结，前后不到一个月。选拔出来的核心队员，有扛过枪的退役军人，有冲锋在前的党员，还有各个领域的救援“老炮儿”。年龄跨度也大，既有摸爬滚打几十年的“70后”，也有敢拼敢闯的“95后”。说是两代人，其实更像并肩作战的“父子兵”。

六月底，气温攀升，爱往水边凑的人更多了。救援队也跟着变换节奏，从“训练场”转到“巡逻线”，以巡代练。每天下午三点，日头最毒的时候，队员们扛着桨板、拎着救生绳，沿着小溪一路走。“沿途那五六个人，人多的时候跟下饺子似的。”夏亿明每次经过，都忍不住多喊几声“注意脚下”“别去深水区”。

陈一林的眼睛像装了雷达，往岸边一站，目光就没离开过河面。谁的胳膊腿在水里扑腾得特别急，他会盯着；谁游着游着突然慢下来，他得提高警惕。“这些都是危险信号，有时候就差那么几秒。”他总说，水里的危险藏得深，看着没事，可能下一秒就出岔子。

可即便他们眼观六路、反应再快，也有救不回人的时候。

有一年，一个人在河里出了意外。救援队沿着3公里的河道，涉水来回找，潜到水下找，依然没能把人带回来。上岸后，队员们什么都没说，默默收拾装备。

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打捞。

但不管对家属还是对自己的队员，陈一林都没有说出“失败”二字。“我们始终在和时间赛跑，但有时候，时间没给我们机会。”每当这时，队员的心底，总会生出一个悲伤的故事。

每次巡逻，陈一林总会对着戏水的人群多念叨几句：“别去野水里扑腾！看着平静的河湾，底下可能藏着漩涡；看着浅浅的溪水，说不定一步之外就是深沟。”他见过太多因为心存侥幸而发生的意外，总是盼着把危险掐灭在源头。

有人说，这支救援队就像水边的一棵老树，枝叶伸往每一处可能有危险的地方。他们守着漫长的巡逻线，心里藏着没能成功的遗憾，却从未停下脚步——在某个危急时刻，只有他们才能拉住那正在下沉的手。

河水奔流不息，他们的守护，也从未停歇。

连日暴雨，水库开闸，洪水倾泻而出，河道水位迅速上升。

警报骤响：有群众被困！

景宁畲族自治县综合应急救援队闻讯出动。检查冲锋舟、整理救生设备、穿戴防护装备，每个动作都干脆利落。

抵达事发水域，冲锋舟劈开翻涌的浊浪。水势凶猛，浪花翻腾。队员稳稳握住船舵，身体随舟而动，艰难接近被困者。

几分钟后，被困者成功获救。

这是今年汛期，景宁水域中的一场生死竞速。

与时间赛跑的救援，注定惊心动魄。这支被称为“尖兵”的救援队，总能在飞溅的浪花里稳住阵脚，用练到极致的技术，在激流中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“生命防线”。



冲锋舟训练走O型



炉西峡桨板救援现场



舟艇划桨进回流

记者手记

“把人从水里稳稳拉回来”

首席记者 陈炜芬

这支综合应急救援队的故事，比想象中更多。

2023年6月，受强降雨影响，景宁毛垟乡多个村庄河流水位暴涨，出村道路受阻，群众被困，村庄成为“孤岛”。救援队带着两艘冲锋舟，再次出发。

当时，路面积水淹没了半个轮胎，一路上不断有村民被洪水围困。“还没到达目的

地，救援就开始了。”陈一林回忆道，平时半小时的车程，那天足足开了三个小时，一是因为路况差，二是因为“一路上都在救人”。

这一天，救援队救出了40多名被洪水围困的群众。

除了开展救援行动，队员们还担任水域救援教官，开展急流水域救援培训。“到全国各地去！”提及这份工作，夏亿明很

自豪。数不清去过多少城市，只记得去过海南，到过内蒙古、新疆、西藏也留下了他们的培训足迹。

“我们的培训对象，不仅有中国人，还有国际学员呢！”陈一林向我们介绍。2023年7月初，大均乡水上救援培训基地迎来首批阿根廷学员。在大均急流水域，陈一林为他们讲解演示活饵救援、翻身自救、动力艇救

援等科目的技术动作；在大均综合应急救援服务中心场馆，夏亿明为学员们讲解水域救援的理论知识。

太阳落了又升，水流急了又缓，队员们的训练服湿了又干。可没人不在乎这些——他们心里清楚，每一次划水、每一次抛绳、每一次翻舟再复位，都是为了在险情里，能更快地抓住那双求救的手，“把人从水里稳稳拉回来”。



无动力艇训练